

# 一则相亲帖引发的网络征讨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 晞

过去一周,32岁的杨梅声称自己遭遇了网络暴力。她只不过在母校的相亲平台上发了个帖子,没想到评论区涌入诸多网友爆料,杨梅涉嫌传销。

尽管杨梅说她不认识绝大多数评论者,但这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站了出来。他们是杨梅的校友、课外辅导班同学、过往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朋友、为她激活过信用卡的银行客户经理,还有多个曾经被卷入传销组织、见过杨梅或听过杨梅宣讲的成员。

很多证据表明,这位毕业于广东一所985高校的硕士生,在过去3年半里,在名为T168的传销团队里发展了至少25名下线,还多次给新加入的团队成员宣讲,许多曾被拉进T168的人,都对杨梅和她的学历印象很深。

### 第一个认出她的人

第一个认出杨梅的人叫穆树。他已经关注了这个相亲平台许久,甚至比杨梅更早进入T168的传销组织。

他回忆,2017年年底,他刚刚毕业不久,被前女友拉进了这个传销组织。为了在组织里迅速晋升层级,他半年内投入了70多万元,钱一下子套住了,很不甘心,无法面对现实。

层级越高,他越能看清这个组织的真相:成员先在社交平台上打造创业成功人设,邀请新人参加联谊活动,鼓励新人创业,再带新人去香港考察4天,不断洗脑,诱导新人购买高价却根本卖不出去的产品。

他们瞄准的,大多是刚刚毕业或仍在上学的大学生。成员在接触新人时,还要填写《准会员资料》,记录新人的家庭状况、工作状况、闲余时间分配、财务状况等,填写时要细致到记录对方和父母电话、见面的频率,在家庭里有没有经济决策权。

穆树回忆,T168成员大多是本科生或硕士生,设计的联谊活动也迎合了年轻人的交友需求:打羽毛球、爬山、玩保险球。在联谊活动之前,T168还私下开会前会,由团体的资深成员挨个分析准会员的性格、情感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状况等,寻找最能诱骗对方加入组织的突破口。

如果遇到无心创业、性格佛系的新人,T168的成员就会不断制造焦虑,直接说对方现在混得太糟糕了。穆树说,前会前会一度让他感觉痛苦,要看着别人拿自己朋友分析、开涮。

他在2019年离开了这个传销组织,离开前,他曾作为前辈给新人讲述人生经历。他原以为这段经历已经尘封,但当看到相亲帖时,他一下子认出了杨梅,她是2019年听他演讲的新人之一。

杨梅在相亲帖里提供的学历和国际贸易工作,也和他的记忆吻合。他找同样离开传销组织的人核实,发现杨梅2019年年底加入T168以后,至今仍在团队里。

于是,4月4日,相亲帖发布的第二天,他留言:杨梅,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所谓的国际友谊还是(是)在做香港亮碧思传销吗?他只不过想提个醒,不希望更多人上当,同时,他经历过传销的苦,知道杨梅也是受害者,留言希望能息事宁人。

当这条留言被平台工作人员发给杨梅时,杨梅马上回应,可以当面对质,安排见面查证,传销违法的事,我也没必要做。我也不是那么差劲、没判断力的人,说实话,果并没有。

他更加怀疑学校的真假,面对疑问,学校负责人搪塞他,这是个预科班,最后的考试通过才能成为那所名校的正式学生。

萧博开始在网上查,过来人的经验帖。他发现,媒体曾报道过,一些不法分子假借“预科生”名义进行招生,实际上相当于高考复习班,考生根本未取得录取资格,需要在下一年参加普通高考或者成人高考被录取后才能获得学籍。

赌这个班的真实性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不如及时止损。他申请了退学,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法律知识,只能死缠烂打,学校负责人退还了1万多元。

萧博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担心,这次上当让人家自责,就向家里隐瞒了这个消息。

这个当时只有18岁的男孩,只想去过一个陌生的城市,避免遇到熟人。2018年年初,他来到了北京。

地铁上,萧博打电话的口音吸引了一位同乡,这位同乡是一个大专毕业生,那时刚考上公务员,他热情地邀请萧博去接替他的职位,去北京一所985高校图书馆里的咖啡馆打工。

感觉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也很激励我。萧博答应下来,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萧博了解到的一条道路。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始终会给你一个想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尽量弥补你和别人的差距。

就这样,他下定决心迈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大门。这天是2018年3月17日,北京结束了145天的无降水记录,迎来初雪。但一切喜悦都与萧博无关。来这里进行自考现场确认的人流里,大都是三四十岁



传销组织内部的业绩表彰大会,给新人编织“暴富”的美梦。受访者供图

我也是见过世面懂法的人。

### 在社交软件与杨梅认识的第二个人

仅仅只有穆树一个人是不够的。再过去一天,第二个举报者马石出现了。

他在某交友平台上认识杨梅,两人都生物专业硕士生,有共同的话题。2021年6月,杨梅邀请他去户外散步,和她的团队成员一起,她对我说,你不要加我朋友的微信。又说,要讨好和团队成员相处,进入这个团队很难得,要通过各种考验。

2021年6月到11月,马石多次参加了T168组织的保险球局、烛光晚餐、KTV唱歌等活动,平均每月一次。到11月底,杨梅提出,要带马石去广州市花都区参与为期4天的考察活动,费用4250元,还要求马石给她个人账户转账时,分开几次转。

为了参与这次考察,马石还专门请杨梅的团队成员吃饭,争取机会,又花了525元。

考察活动在花都区一家酒店里,以展会、招商会的名义开始。马石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很紧,上厕所、吃饭都有人跟着,就晚上睡觉,同屋的成员还要和他聊人生故事,直到深夜一点多。

展会播放的一则视频让马石印象深刻:一个小女孩推倒老奶奶,正常的逻辑是批评小女孩没有助老,但是广告的结果是老奶奶偷了几部手机,而小女孩是正义的。他们(台上的宣讲者)有意无意透露一个观点,亮碧思就是那个小女孩。马石说。

在考察的第三天,他瞒着同屋的成员,躲进厕所上网查询,当查到亮碧思时,马石发现了异样,亮碧思是跨境的传销组织,在2013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列为打击传销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在警方多次打击和媒体曝光后,亮碧思更换了多个名字,其中一个叫诗贝朗,又名SH。

一个民间反传销志愿者介绍,诗贝朗是亮碧思的一个分支,而T168是诗贝朗主要瞄准年轻群体的团队,他们会售卖诗贝朗的产品,使用的套路沿用了亮碧思发展下线的模式。此外,亮碧思还发展了其他传销组织,专门瞄准退休官员、离婚女性。

李敏不确定还有多少可信度。李敏回忆,每个月有两期展会,每期7天,而每次办展会,杨梅得面对新人,把她的人生故事再讲一遍。

李敏回忆,杨梅还拉过杨梅的亲哥哥和闺蜜进入T168。

先后疏是T168发展下线的原则,成员一般先跟亲人好友借钱,再找老同学和朋友,穷尽资源后再去参加读书会、社交活动、社交软件寻找陌生人。李敏见过T168里的一对夫妻,明明结婚了,还上交友软件,女方怀着孕还出门联谊。

穆树说,这个发展下线的方式有个好处,当东窗事发,亲人之间有亲情维系,一般不会去公安报案或去市场监督管理举报。

4月5日,相亲帖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举报杨梅的人,以及杨梅本人拉进群里,希望杨梅能回应群友的质疑。

我为什么要和一群不认识的人沟通?杨梅不愿意回应,退出群聊,如果他们觉得受骗,你可以让他们去报案,让公安局来调查。她要求相亲平台删除相亲帖。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掌握了杨梅于不同时间段宣讲、与新人聊天的6份录音文件,她在录音中讲述联谊心得,分享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生意、如何发展下线。每当她讲到那些独立、刻苦的事迹时,台下总有称赞声、欢呼声。

另外还有一份T168团队成员的宣讲录音,录音中提到了杨梅的名字。一则记录了T168团建活动的视频里,杨梅出现在画面中,与其他成员一起跳舞庆祝。

在录音文件里,杨梅多次提到SH,承认自己是香港公司SH的经销商,职级是41级,她曾在2021年说起自己对晋升的渴望,2021年12月30日月底之前,我要到42级,这就是我的目标。

2023年1月,她又说,2024年,我会成为42级。我觉得在这里一定要上到42的。

### 直属下线出现了

许多举报者都说,在T168团队的入会顺序里,考察只是第一步。在考察活动的最后一天,委员会鼓励新人花约5000元、6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港币购买SH的产品,购物成功后,新人有了发展下线的资格,发展的下线越多,拿到的返利越高。

6万多元港币的产品套餐,被团队内部称为“大单”,即高额入会费。这意味着,该成员在T168成为38级独立经销商的成员。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掌握了一份SH内部业绩表,2021年8月,杨梅在公司内部的职级是41级,发展了25个购买了大单的下线。而T168团队一共发展了11442人买了大单。

朱峰就是杨梅的直属下线之一。2021年,他在银行当客户经理,杨梅来银行激活信用卡时,两人认识了。朱峰回忆,当时加上联系方式后,他看到杨梅公开了过往3年的朋友圈,很真实。这个做法某种程度上赢取了她的信任。

杨梅还主动提出,要有经济危机的朱峰想办法,帮他创业改变命运。考察结束后,刚步入社会不久的朱峰刷爆了信用卡,购买了大单,成为杨梅的下线。

后来,他和T168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合租,才发现那些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生活过得都很拮据。他们出门联谊要带个包,头发梳得油亮,但房间里什么多余物品也没有,衣柜里堆满卖不出去的(SH)产品。

T168团队等级森严,杨梅只允许朱峰和她单独联系,不允许其他人的联系方式。有几次,朱峰一提到亮碧思三个字,杨梅马上拉下脸,她不允许朱峰查亮碧思相关的信息。

发展下线对朱峰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总开不了口,也忍受不了一边借钱一边联谊的生活。3个多月后,他借口要回老家,离开了广州,去往其他地方发展,摆脱了这种生活。

他在反传销组织的受害者群看到了杨梅的相亲帖,第一反应是开心(评论区)全爆出来了。他也拿出了多张和杨梅的合照、转账记录等证据,与评论区那些天南地北的举报者站在了一起。

杨梅的研究生同班同学说,早就听说过杨梅涉嫌传销,杨梅也曾经和她借过钱。2021年,这位同学出于好心劝杨梅离开传销组织,却被回复:谢谢关心,我不傻,不要在背后说三道四。

和杨梅相识10年的同学陈师也,也加入了群聊。他曾经付出过4000多元考察费,但他考察第一天晚上就决定离开,杨梅挽留他时,还强调师兄兄妹的情谊。

杨梅本科毕业于上饶师范学院,之后考上名校硕士生,多个同学和校友回忆,杨梅读书勤奋,积极地发表论文,小组合作作业时,杨梅也是主动挑大梁的。隔壁宿舍的同学经常听到她练英语口语。出于读书期间的好印象,一些同学愿意借给她钱。

### 法律的漏洞

面对相亲平台的质疑,杨梅始终否认涉嫌传销,认为这些言论对她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让她的家人、同学担心。4月7日,她在朋友圈发布讲诱骗的相关法律条文。她接受大河报 豫视频记者采访时也坚称自己不在亮碧思工作,没有做传销,自称只认识马石一个人,跟马石借了4500元。她认为相亲平台在煽动一群人对她人身攻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曾联合发布公告《请警惕香港亮碧思传销》,张贴在地铁等公共场所,点名了亮碧思和诗贝朗(简称SH)的关系:亮碧思又名诗贝朗,francine是香港传销公司,利用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法律差异,在大陆诱骗人们加入代理、销售,珠三角一带,有不少群众被骗,遭受财产损失。

在广东省和平县一份2020年的判决书上,也认定诗贝朗公司有传销行为。

而杨梅在录音里提到,她是诗贝朗公司的独立经销商。

《南方日报》记者曾经卧底francine公司,发现这个公司的产品,只能自用和送礼,不能销售,独立经销商想赚钱,只有不断拉人头,赚取下线的分成。李晟说,目前francine已经更名为Bastion。

这和诗贝朗的《独立经销商经营条款和协议》的要求相似。该文件明确提到,独立经销商的行为与SH无关,产品只能自用或送礼,或是以零售的方式转售他人。

而且,在新人购买产品、办理入会手续时,SH会发布一个《重要提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例第六一七章规定,层层式推销在香港乃违法行为,所有以独立经销商身份购买的产品均作自用或送礼之用。

李敏回忆,诗贝朗公司的产品,标价太高,根本流通不了,真正赚钱的来源是发展下线。T168成员也经常跟新人建议,不要卖货赚钱,这么高端的生意为什么做得那么低级?

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黎智鹏接手过亮碧思相关的案件。他认为,由于产品的成本低,给经销商的价格高,慢慢就会变成道具,让经销商不再重视卖产品,而是拉更多人来代理,才有更多返利。

他认为,这能判断出亮碧思实际上在拉人头,符合传销的特征,但这个套路的隐蔽性在于,许多人坚持如果有产品,就不算传销行为。

举报杨梅的网友群里,多个群友提到,自己曾经去报过警,但由于证据不足,很难立案。

根据我国刑法,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也就是说,要有超过30个人举报,且涉及了传销的3个层级,组织者和领导者才会涉嫌犯罪。

但T168受害者的困境在于,在传销组织里不允许互相加微信,因此他们离开后无法互相寻找,一起举证。

黎智鹏说,在传销组织内部发展下线的成员,如果举报者能满足30人以上,3个层次,才好去公安报案,当不满足立案条件时,最好可以去市场监督管理举报,要求作行政处罚。

但他认为,实践中,传销组织的小头目,很难被打到,因为独立经销商都是个人行为,相对公司行为更隐秘。

民间反传销志愿者李晟也说,市场监督管理查处个人的难度大,因为个人行为,流动性大。这也给了小头目可乘之机。受害者举证时,需要知道上线的住址或经营场所,掌握明确的转账记录,且有证据证明上线卖了无合法来源的产品。这个举证难度很大。

此外,界定新人已经入会,标准是这类案子的难点,各地判决不一致。

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从缴纳4500元的考察费开始,认定参与者进入传销组织,而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则把购买5000元至5.8万元产品视为参加的标志。

这决定了传销活动的人员人数,而人数是涉嫌犯罪的重要标准。李晟说,考察费是一笔灰色收入,说实话去酒店三四天,哪有那么高的费用?

此前曾在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任职检察官、现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黄华认为,由于传销取证困难,最终刑罚可能不够重,加上顶着传销公司的外衣,事发后行为人多将资金返还的责任推给公司主体,所以违法或犯罪成本对行为人的威慑力不够。

他说,从法理上看,涉嫌传销的公司和实施的传销活动的人员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犯罪团伙,受害者被骗的资金均被涉嫌传销的公司和上线按照内部公示的比例分走,因此,从特定受害者的被骗资金里分到钱的上线和传销公司都应该一起对该受害者承担连带退还的责任,这是有法理依据的。

4月10日,杨梅在接听中青报 中青网电话时,坚持称自己被网络暴力。

如今,杨梅在某交友平台上的资料已经注销。马石回应,既然杨梅认为是借钱而不是考察费,希望杨梅尽快还钱。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杨梅、穆树、马石、李敏、朱峰、李晟为化名)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 晞

当这条留言被平台工作人员发给杨梅时,杨梅马上回应,可以当面对质,安排见面查证,传销违法的事,我也没必要做。我也不是那么差劲、没判断力的人,说实话,果并没有。

他更加怀疑学校的真假,面对疑问,学校负责人搪塞他,这是个预科班,最后的考试通过才能成为那所名校的正式学生。

萧博开始在网上查,过来人的经验帖。他发现,媒体曾报道过,一些不法分子假借“预科生”名义进行招生,实际上相当于高考复习班,考生根本未取得录取资格,需要在下一年参加普通高考或者成人高考被录取后才能获得学籍。

赌这个班的真实性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不如及时止损。他申请了退学,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法律知识,只能死缠烂打,学校负责人退还了1万多元。

萧博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担心,这次上当让人家自责,就向家里隐瞒了这个消息。

这个当时只有18岁的男孩,只想去过一个陌生的城市,避免遇到熟人。2018年年初,他来到了北京。

地铁上,萧博打电话的口音吸引了一位同乡,这位同乡是一个大专毕业生,那时刚考上公务员,他热情地邀请萧博去接替他的职位,去北京一所985高校图书馆里的咖啡馆打工。

感觉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也很激励我。萧博答应下来,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萧博了解到的一条道路。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始终会给你一个想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尽量弥补你和别人的差距。

就这样,他下定决心迈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大门。这天是2018年3月17日,北京结束了145天的无降水记录,迎来初雪。但一切喜悦都与萧博无关。来这里进行自考现场确认的人流里,大都是三四十岁的成熟面孔,只有几个看上去像是自己的同龄人。萧博心里又难受又迷茫。

对萧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多个辅导机构的数据显示,自学考试的通过率仅有10%左右,多数人没有坚持下去。而他为自己制订了更高的目标:5年内通过自考拿到本科学历、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法考”)并考上研究生。后两者的难度甚至更是一筹。

### 像种子一样默默生长

之所以报考法学专业,萧博的原始动力就来自这次被骗,不懂法没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法学的知识体系庞大而繁杂,他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在两年内完成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等16门课程的学习,每半年通过4门课程的统一考试。想要最终获得学士学位,还要通过论文答辩,并在此之前取得专科学历。为此,他还参加了成人高考,同时进行法律文秘专业的函授大专的学习。

萧博工作的咖啡馆并不大,藏身于一所985高校的图书馆,只有十几张卡座。老板感动于他的努力,同意他把仓库收拾成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小隔间,支起一张折叠床,解决了他的住宿问题。除去吃饭,他一月能省下四五千元。

尽管每天要待在咖啡馆15个小时,他能从中攒出4个多小时的碎片学习时间。

时间久了,常来咖啡馆的学生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在准备自考的店员。

在他们的交流中,萧博感受着大学生活的不同。与普通高校里的期末考试不一样,自考的成绩不包含平时分。试卷来自题库的抽题组卷,也不会有老师划重点、给PPT,题目很有可能出自书本的犄角旮旯,这就要求他在半年内要对本书的知识全方位掌握。平时的学习中有疑问,他也无法找老师请教,只能在网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检索梳理,自己探寻问题的答案。

图书馆每晚10点闭馆,萧博9点半就赶着把店里收拾好,打扫干净操作间,早早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多起床,坐在店里开始一天的学习。偌大的图书馆只有一盏台灯亮着,走路有巨大的回声,寂寥无人,他感觉,会让人感到绝望和落寞。

每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他就逼自己放下书,到操场上撒欢。一边跑步,一边在空中挥舞手臂,像拳击一样,旁人眼中看我在发疯,畅快发泄完后,再回去继续复习。

萧博还要瞒着家人,不让他们担忧。告诉了他们,也不可能改变现在的处境对不对?萧博反问,不如让自己埋在黑暗的土壤下面,像一颗种子一样默默地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萧博也总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2019年年底的一个凌晨,他看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法考培训中的一段话。

罗翔讲述了辅导司法考试的一个学生孙志(化名)的经历:高考没考好,被人骗了,有人跟他说,你只要交钱,就可以先上车后付款。后来他进入一个学校读书,有学生证、饭卡、学生宿舍,4年后也有毕业证,但最后发现毕业证是假的。这个考生考上研究生,通过法考后,因为毕业证是假的,都作废了。

萧博内心只感觉:这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啊!

故事的结局是,孙志用一年半的时间通过了本科自考,又重新参加法考,通过了,又再次考上了研究生。

2020年3月,已经参加工作的孙志也看到了这段视频,感觉说的应该是我。他给罗翔写了邮件,感谢他曾告诉自己,经历一些挫折是为了更好地体会人生的意义。

罗翔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事实上,孙志仅考研就参加了3次。第一次因为毕业证的问题成绩作废。2016年,他第二次考研,结果进入复试后,他被学校告知,他的自考还没有取得本科毕业证,属于同等学力考生,而该专业并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他的复试资格也随之被取消。在寻找调剂院校的过程中,罗翔给了他一些帮助和指导。

孙志选择再战一次,2017年,他终于考上了一所985高校。

萧博感到,这段视频像一束光打到了自己的世界。

事实上,他的身边从来不乏奚落和嘲讽。有的人觉得,只为了一张自考本科的文凭,他没必要选择这么难的专业,根本来不及考完;有的人嘲笑他,正儿八经学了4年的本科生都不一定能考过法考,他净想美事。

### 将希望传递

2020年年初,萧博陆续通过了自考课程的考试,回了老家,又投入到法考的备考中。根据法考的改革方案,他幸运地成为了最后一届有资格报名法考的自考生。

这是难度更大的一门考试,有报道称,其通过率在10%左右。每天晚上6点,萧博骑着电动车出门,送外卖到晚上10点,以满足自己吃饭和购买学习资料的开销。回家睡到3点继续起来复习。

他坚信勤能补拙。除了听课,萧博每天要做100多道习题,把错误的题目总结出来,放在一个文档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做了1.8万道选择题,记了4个错题本。

2021年,他一次性通过了法考,他还特意去当年那所假大学看了看,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学校旁便利店的老板告诉萧博,他退学半年后,学校就被勒令关停,负责人也已被警方带走。

他去年报考了一所985大学的全日制法律硕士。今年3月,他进入了复试。自考本科的学历让他考生在考生中脱颖而出。有老师特意问起这一点。萧博就如实说出来,不去掩盖什么。讲述过程中,复试的老师们会时不时点头,在他们的微笑和目光中,萧博读出了善意和期许。

3月31日,长期的焦虑和学习养成的作息习惯让萧博在凌晨3点半醒来,在这个他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打开了那所高校的网页,萧博的名字出现在拟录取名单上。屏幕前,泪水已经铺满了萧博的脸。他的五年计划终于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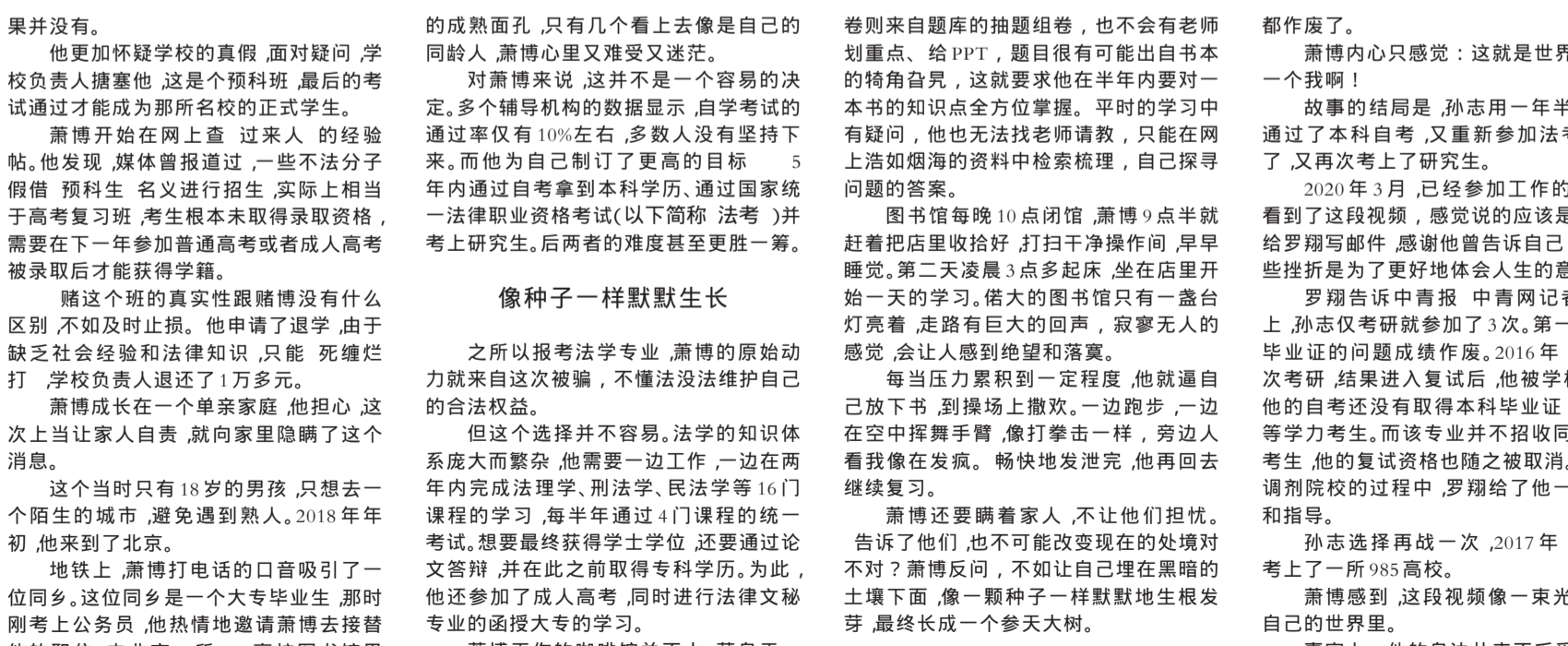
回想自己一路以来的经历,他花了半个多小时,用手机一字一句地打了一段近700字的留言,发送给了自己的网课老师罗翔。

2023年,草薰风暖,少年昂首阔步走向未来。学生也将做一束光,更愿意做萤火,将希望传递。萧博这样写道。

3月31日早上6点51分,罗翔将萧博的留言转发在自己的公号“罗翔说刑法”上,此后的几天时间里,3万多人对他的故事点赞。

包括自己在内,人生难免灰心沮丧,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祝福。罗翔说。

# 他上了个假大学,却逆袭成功



萧博获得的证书。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刘 言

萧博(化名)上了个假大学。学校只有两栋楼,六七十个同学,上课教授的是高中知识,一点都不像大学的气氛,感觉比高中还小。

来自某中部省份的萧博在2017年的高考中失利,离本科线差了几分,他想复读,却赶上了下一届高考课程改革,复读班为了升学比例不愿接收他。

正难这时,萧博的家长接到了一个招生老师的电话,自称某名牌大学招收预科班,可以先上车后补票,通过学校内部组织的考试就能升入该重点大学,只不过学费要10万元。

家人为他报了名。来到学校以后,萧博隐隐感到不太靠谱。那年年底,他报想报名英语四级考试,却怎么都不成功。按照高中同学的指点,他试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上查找自己的学籍信息。结果并没有。

他更加怀疑学校的真假,面对疑问,学校负责人搪塞他,这是个预科班,最后的考试通过才能成为那所名校的正式学生。

萧博开始在网上查,过来人的经验帖。他发现,媒体曾报道过,一些不法分子假借“预科生”名义进行招生,实际上相当于高考复习班,考生根本未取得录取资格,需要在下一年参加普通高考或者成人高考被录取后才能获得学籍。

赌这个班的真实性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不如及时止损。他申请了退学,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法律知识,只能死缠烂打,学校负责人退还了1万多元。

萧博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担心,这次上当让人家自责,就向家里隐瞒了这个消息。

这个当时只有18岁的男孩,只想去过一个陌生的城市,避免遇到熟人。2018年年初,他来到了北京。

地铁上,萧博打电话的口音吸引了一位同乡,这位同乡是一个大专毕业生,那时刚考上公务员,他热情地邀请萧博去接替他的职位,去北京一所985高校图书馆里的咖啡馆打工。

感觉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也很激励我。萧博答应下来,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萧博了解到的一条道路。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始终会给你一个想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尽量弥补你和别人的差距。

就这样,他下定决心迈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大门。这天是2018年3月17日,北京结束了145天的无降水记录,迎来初雪。但一切喜悦都与萧博无关。来这里进行自考现场确认的人流里,大都是三四十岁的成熟面孔,只有几个看上去像是自己的同龄人。萧博心里又难受又迷茫。

对萧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多个辅导机构的数据显示,自学考试的通过率仅有10%左右,多数人没有坚持下去。而他为自己制订了更高的目标:5年内通过自考拿到本科学历、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法考”)并考上研究生。后两者的难度甚至更是一筹。

### 像种子一样默默生长

之所以报考法学专业,萧博的原始动力就来自这次被骗,不懂法没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法学的知识体系庞大而繁杂,他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在两年内完成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等16门课程的学习,每半年通过4门课程的统一考试。想要最终获得学士学位,还要通过论文答辩,并在此之前取得专科学历。为此,他还参加了成人高考,同时进行法律文秘专业的函授大专的学习。

萧博工作的咖啡馆并不大,藏身于一所985高校的图书馆,只有十几张卡座。老板感动于他的努力,同意他把仓库收拾成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小隔间,支起一张折叠床,解决了他的住宿问题。除去吃饭,他一月能省下四五千元。

尽管每天要待在咖啡馆15个小时,他能从中攒出4个多小时的碎片学习时间。

时间久了,常来咖啡馆的学生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在准备自考的店员。

在他们的交流中,萧博感受着大学生活的不同。与普通高校里的期末考试不一样,自考的成绩不包含平时分。试卷来自题库的抽题组卷,也不会有老师划重点、给PPT,题目很有可能出自书本的犄角旮旯,这就要求他在半年内要对本书的知识全方位掌握。平时的学习中有疑问,他也无法找老师请教,只能在网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检索梳理,自己探寻问题的答案。

图书馆每晚10点闭馆,萧博9点半就赶着把店里收拾好,打扫干净操作间,早早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多起床,坐在店里开始一天的学习。偌大的图书馆只有一盏台灯亮着,走路有巨大的回声,寂寥无人,他感觉,会让人感到绝望和落寞。

每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他就逼自己放下书,到操场上撒欢。一边跑步,一边在空中挥舞手臂,像拳击一样,旁人眼中看我在发疯,畅快发泄完后,再回去继续复习。

萧博还要瞒着家人,不让他们担忧。告诉了他们,也不可能改变现在的处境对不对?萧博反问,不如让自己埋在黑暗的土壤下面,像一颗种子一样默默地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萧博也总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2019年年底的一个凌晨,他看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法考培训中的一段话。

罗翔讲述了辅导司法考试的一个学生孙志(化名)的经历:高考没考好,被人骗了,有人跟他说,你只要交钱,就可以先上车后付款。后来他进入一个学校读书,有学生证、饭卡、学生宿舍,4年后也有毕业证,但最后发现毕业证是假的。这个考生考上研究生,通过法考后,因为毕业证是假的,都作废了。

萧博内心只感觉:这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啊!

故事的结局是,孙志用一年半的时间通过了本科自考,又重新参加法考,通过了,又再次考上了研究生。

2020年3月,已经参加工作的孙志也看到了这段视频,感觉说的应该是我。他给罗翔写了邮件,感谢他曾告诉自己,经历一些挫折是为了更好地体会人生的意义。

罗翔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事实上,孙志仅考研就参加了3次。第一次因为毕业证的问题成绩作废。2016年,他第二次考研,结果进入复试后,他被学校告知,他的自考还没有取得本科毕业证,属于同等学力考生,而该专业并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他的复试资格也随之被取消。在寻找调剂院校的过程中,罗翔给了他一些帮助和指导。

孙志选择再战一次,2017年,他终于考上了一所985高校。

萧博感到,这段视频像一束光打到了自己的世界。

事实上,他的身边从来不乏奚落和嘲讽。有的人觉得,只为了一张自考本科的文凭,他没必要选择这么难的专业,根本来不及考完;有的人嘲笑他,正儿八经学了4年的本科生都不一定能考过法考,他净想美事。

### 将希望传递

2020年年初,萧博陆续通过了自考课程的考试,回了老家,又投入到法考的备考中。根据法考的改革方案,他幸运地成为了最后一届有资格报名法考的自考生。